

司机阿鹏

■刘佳煌

前几天一直在找工作,炎热的夏天,我穿梭在市区的大街小巷。突然眼中闪过一个胖胖的身影,是许多年未见的司机阿鹏叔叔。

他是我外婆家的邻里,以前的工作是摩托车司机。阿鹏其人,现在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眼睛大大的,鼻子也大大的,总爱笑,是个老实本分的长相。因为爱笑,给人看上去的感觉很憨憨的样子。

小学时候我总要去中心小学参加竞赛培训,当时可没有滴滴出行,小轿车也很难见到。我妈妈工作忙,就付钱给司机阿鹏叔叔,让他载我去中心小学。

一学期几乎三分之二的周末都要去中心小学培训,一来二去我和阿鹏叔叔熟悉起来。有一天他看着我的试卷发了呆,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佳煌,既然你能把书读好,那就要好好读书。我以前也很爱读书,每次上学都很开心。但是家里实在不能负担那么多孩子的学费,我是家中长子,读书的机会自然给了小弟。但是呀,这些年每次工作路过学校,我还是很感慨。”

当时的我没怎么听懂那段话,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句:“阿鹏叔叔,我会好好读书的。”

阿鹏愣了一下,嘴角却笑了,长大后的我才惊觉,那包含了多少层情感啊!

可是,人的发展都是时代的浪潮惊起的波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有时候,一个好的家庭也会是一个人命运的奠基。可惜,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

我记得阿鹏叔叔车技很好,他也很健谈,总是叮嘱我不要丢东西,很是细心。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却奇迹般见阿鹏笑呵呵的真的站在我的面前!他明显老了,虽然和年轻时候没有变化太多,但是岁月的皱纹还是悄然爬上了他的眼角。

看到熟悉的脸庞后传来的是一道熟悉的低沉的声音——“你要坐车吗?”我愣了一下,还是阿鹏先说话,他说:“你不是……那个佳煌?”

“是的,你还记得我?”我有些诧异。

“是啊,我以前载你到洛阳中心小学的,你以前在后亭村你外婆家。”

“是的。”我点了点头,因为高考成绩不好,我害怕他问起我的成绩。毕竟天之骄子,走下神坛,真的令人惋惜也有人看戏。

幸好,他没有问我成绩,而是问我找到工作了没有,有对象了没有。我松了一口气,然后问他:“阿鹏叔叔,现在好像很少人请摩托车载客了,现在更多人是滴滴出行或者坐公交车了。你……”我其实还想问他这份工作会不会不够开支。但是教养让我欲言又止。阿鹏倒是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还是那样憨厚地笑着说:“我的儿子是滴滴司机,我已经不是家里主要赚钱的那个人了。我出来也只是闲得无聊。”

阿鹏是摩托车司机,他的儿子是滴滴司机,虽然都是司机,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时代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同时也淘汰了很多职业。在时代的浪潮中,我和司机阿鹏都只是海浪中的一颗沙粒,各司其职罢了。

我和司机阿鹏聊了会儿,发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健谈,他说他当爷爷了,儿子结婚生了孩子;他说他发现现在摩托车很少人坐了,但是自己闲不住,还是出来了,不然呢,在家也是闲着无聊;他说我比小时候长高了很多……

铃响风落处

■蒋燕燕

年少不知父母恩,懂时已是中年人。待到岁月流转,真正懂得这份深情时,却已步入中年。犹记得产下儿子那日,满心欢喜与感恩,于《东南早报》“功夫早茶”的版面,提笔写下对妈妈炽热的爱。然而,面对老爸,几次欲提笔倾诉,却总觉纸短情长,竟不知从何落笔。今日,带着满心的遗憾,眼眶不自觉地泛红,一字一段走在回忆里……

当黄花风铃木悄然酝酿着花事,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树下的公交站椅子上,微风拂过便簌簌落下的花瓣和仰头抑制不住的眼泪一起划过了我的脸颊……

这是南北交错的十字路口,疾驰而过的车辆伴随着尘土四处飘散,我学着老爸,朝着回家的必经路,张望着,等待着,就像在得知我会回来的每个早上,他都会提前两个小时坐在这等我一样。既没有手机好打发时间,也没有泡茶的唠嗑,更没有电视的消遣。这不长不短的两个小时里,老爸的心,是被精心准备的美食占满了吗?担心着灶台上的八宝饭是否软糯香甜?紧张着连夜蒸的米浆果不够柔滑?还是牵挂着卤料不够入味……抑或只是反复思量着,还能再为归家的孩子们再做

点什么?我们总担心他的病痛,反复叮嘱他等我提前打电话再出门,他含糊地应着,转天却还是一早就慢慢踱下楼来……

记忆里的北风,忽然盖过了眼前车来车往的喧嚣。模糊的视线穿过时光,落在那个瓢泼大雨的日子——我坐在老爸自行车车凳前的横杠上,后车座驮着百斤大米。墨绿色的大雨衣盖在这一辆老式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那时的我猫着腰、低着头,雨点儿噼里啪啦砸在雨衣上,像敲着小鼓,视线里满是车轮碾过泥水的样子。老爸的脚蹬一圈圈转着,车身偶尔拐个弯,我就悄悄在心里猜:这是过了大桥头了,还是到了老金光豆腐店呢?而我的目光还总忍不住瞟向车筐,那里躺着裹好的黄花梨,光是想想那股子甜津津的果香,心里就像揣了颗糖,甜丝丝的。

调皮的我偶尔还忍不住伸手勾了勾车把上的铃铛,“丁零——”声音有点沙哑,却把雨里的沉闷撞开个小缝。老爸浑厚的声音从雨帽底下传过来,带着点不苟言笑的严肃:“坐稳,别乱动。”可我听着,倒像是怕我淋着雨似的……

被病痛折磨得整宿整宿睡不好的老爸,依旧每天早晚坚持去东山公园散步。偶尔回家的我陪坐在

他的电动小三轮车后座,看他化疗后新生的白发稀稀疏疏,像落了层细雪,都悄悄藏在那顶黑色帽子里,不声不响地挨着,帽子边缘偶尔会溜出一两根,软软地搭在耳后,才让人惊觉那片藏起来的、正慢慢生长的生命力。高低不平的肩膀,瘦弱的后背凸起一道道骨痕,双腿的骨头轮廓在轻薄的裤管里隐隐地凸起……陪他走在树影斑驳的木栈道上,听着他几乎发不出声的絮语,我假装全都懂,时而点头,时而附和。他走的每一步,看我的每一眼里,藏着骄傲,藏着不舍,藏着爱护,还有一丝遗憾。如今那辆小三轮车还停在他每天归来的门边,仿佛他还在那里等我,可凑近了看,蛛丝与落灰又把我从恍惚里生生拽出来。

如今,老爸的电话号码依然珍藏在我的收藏夹里,偶尔我会在微信里留几句言,那头永恒的静默,一如他生前不善言辞的模样。可每到父亲节,还是忍不住想起他那句:“给老爸准备了什么呀?”从前对他总挂在嘴边的“你爱吃的”嗤之以鼻,如今却格外想陪他泡着水仙,就着小点,慢慢吃,慢慢聊。

车站阶前,落叶飘黄,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在这风摇树影之间接续,一叠又一叠的思念,在潮湿的记忆里百转千回。



■林诗棋

我和表姐都受不了车里的气味,坚持让司机打开车窗。38.5摄氏度的高温下,我们一路从泉州市区颠簸到表姐位于南安洪濑的家。

快到家时,路边一台收割机正伸着长长的输送管卸谷子,一位老阿婆站在路中间,拎着麻袋一袋袋接着。见此情景,我们索性让车停下,静静等着他们收装完毕。

表姐家的门前埕晾着金灿灿的稻谷、黄澄澄的玉米。我们就一头扎进空调房,在凉爽的空气里聊天、玩游戏。“要下雨了!快来收稻谷!”像突然吹响的冲锋号,表哥二话不说立刻冲了出去,正在厨房做饭的表姐也“啪”地关掉煤气,丢下

锅铲跑了出去。大家有的拿扫把扫,有的用推耙推,有的递麻袋,有的装谷粒,一场紧张又有序的抢收热火朝天地展开。奶奶一边收谷一边望着西南方的天:“你们看那个山头,黑云黑压压的,正下着倾盆大雨呢!”于是我们又加快了动作,可就在谷子快装完时,奶奶又说:“云散了!”邻居也开心地喊:“雨停了!不会下雨了!”我们只好把稻谷又倒出来,重新摊开晾晒。

晚上,奶奶在搓玉米,表哥表姐也在一旁帮忙。我觉得有趣,也凑了过去——把玉米放进机器中间,摇

起手柄,玉米粒就一颗颗掉下来,还挺有意思。我们一直忙到十点多,我的胳膊累得抬不起来,手指也磨出了水泡,累得只想躺平,奶奶却还在为明天的事忙碌,收起玉米粒,洗下水泥埕,明天好晾晒谷子。

我跑进空调房刚拿起笔想把今天的事写下来,却浑身痒得厉害,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写下去。

天刚蒙蒙亮,奶奶就急忙把谷子晾好。她说凌晨四点下过一阵雨,把麻袋里的谷子淋了一遍,得赶紧去掉水分。姨父却念叨:“天气预报说八点有雨。”奶奶愁容满面,她还要去田里忙活呢。表哥表姐立刻自告奋勇:“奶奶放心,我们盯着天气!”奶奶又叮嘱:“要下雨了就把塑料油纸拉过来盖住,记住了吧?”我心里清楚,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恐怕还得打好几场抢收战。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